

● 书 评

# 面向学术 服务学者

## ——论《故训汇纂》的学术性

尉迟治平

(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, 湖北 武汉 430074)

[作者简介] 尉迟治平(1944-), 男, 山西汾阳人,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。

[中图分类号] H163 [文献标识码] E 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04)06 \ | 0783-03

武汉大学宗福邦、陈世铨、萧海波三位教授主编的《故训汇纂》的出版, 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需要的工具书。

学术研究必须考镜学术源流, 广泛阅读文献, 穷尽古今中外相关的论文专著, 对于一个课题最早如何产生, 后来如何发展; 一种理论最早如何形成, 后来如何演变; 一条材料最早由谁征引, 后来如何考订; 一个观点最早由谁提出, 后来如何修正; 一套方法最早由谁发明, 后来如何完善; 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, 都要烂熟于心, 然后才能从前人工作的不足和错误中抽取自己的课题, 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, 搜集、整理、分析资料, 得出科学结论, 创造新的知识, 完成研究工作。资料搜集的广度和深度, 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信度和效度, 不充分占有资料, 就会流于无根的游谈, 或者陷于无谓的重复劳动。

跟自然科学相比, 人文科学的显著特点是知识老化缓慢, 文献积累丰厚, 回溯性文献检索和使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, 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, 自始至终都是重头。文献通过语言文字记录知识, 而反映语言文字信息的资料分布在一切文献之中, 从千年累积、浩如烟海、性质复杂、形态各异的经史子集各种古籍中检索文献、搜集语料, 这样的工作要占到整个研究过程的2/3甚或3/4, 劳动的繁重艰苦可想而知。因此, 《故训汇纂》汇聚古训于一帙, “检一字而诸训皆存, 寻一训而原书可识”(王引之《经籍纂诂序》), 正是文史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最需要的工具书。

利用《故训汇纂》可以查检古代汉语一个语词的语义, 但是查检的结果是历代学者对这个语词的训释的集合。这些解释不仅数量巨大, 而且有些意思相同, 甚至行文措辞也完全一样; 有些又看法各异, 甚至意见相反, 面对这种状况, 一般读者会感到茫然无措, 无所适从。在这一点上, 《故训汇纂》显然跟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等辞书很不一样。字典、词典等语文辞书提供的是语词的义项的集合, 树形结构是“语词——义项——书证”; 《故训汇纂》提供的是语词的训释的集合, 树形结构是“语词——注项——书例”。义项是辞书编者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概括出来的, 故训是义项的重要来源, 但义项已经不是故训的原始形态, 有的故训已经被辞书编者扬弃, 而有的义项在故训中没有反映; 辞书中的书证, 一般只有一两条, 往往是从故训中选取的时代最早的或者最典型的例证。从集合论的观点看, 在《故训汇纂》所征引的古籍资料中, 注项是故训的一个划分, 书例是其细分; 而义项是注项的交集, 书证是书例的子集。从文献学的角度看, 《故训汇纂》是二次文献, 将分散在众多一次文献或者原始文献古籍中的语义信息——故训提取为书例, 归纳成注项, 汇聚成帙, 以供检索; 语文辞书是三次文献, 利用各种二次文献

对故训进行筛选综合,归纳成义项,浓缩为典,以供参考。因此,同样是查检语词的语义信息,辞书重在参考性,用户获得的是编者概括撰写的释义;而《故训汇纂》提供给用户的是编者汇聚的未经加工的书例。

这种原生状态的资料,对于学术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。

《故训汇纂》的前身是《经籍纂诂》。《经籍纂诂》在学术史上最大的贡献,是创立了故训总纂这样一种文献体制。在《经籍纂诂》之前,也有一些汇集故训的著作,但是性质跟《经籍纂诂》并不相同。“集解”“合释”一类著作,是专书训释的汇集,“释文”“音义”一类的著作,是某类文献训释的汇集,而且这些著作的纂辑者往往对故训筛选芟莠,或者杂以己意,未能反映故训的原始面貌。至于各种类书,其中虽然也有语词训释,但内容重在类事采文,要从中寻捡故训,也并非易事。《经籍纂诂》搜辑群书,汇聚故训,不加刊改,有例即录,即使出于同书同卷,也不嫌重复,并且摘录原书,指明出处,意在穷尽诂训,保存原貌,还原真实语言环境。这种展现故训本来面貌,提供语料原始形态的思想,可以说是工具书编撰的“绿色环保”意识,是《经籍纂诂》学术价值精粹所在。《经籍纂诂》的缺点是采未及宋代以降,钞撮时有讹脱,前者是时代和学术思想使然,后者由于创始维艰。虽然不必厚责古人,使用时仍然会感觉到种种不便。

《故训汇纂》的编者,发扬光大《经籍纂诂》的学术精神,从零开始,重起炉灶,制定科学体例,艰苦工作 18 载,终成鸿篇巨制,使学者可以极其方便而迅速地寻检到完备而可靠的资料,嘉惠士林,功德无量。学者掌握了这种原始形态的资料,研究才能全面而系统,穷源竟委,免除挂一漏万之虞。故训不同,可以比较参证,从时间先后厘清语义演变轨迹,于地域南北辨明方言差异,即使是相同的故训,也可据使用频次分别语义的常用或罕见,返回原书研究语境和语义的关系,从时代长短观察语义的存废兴替,从比较中考订故训的正误。“重见者虽数十见,皆采以证字有定诂,义有同训”(《经籍纂诂·凡例》),这在学术研究中是有价值的。保持故训的原始性,是《故训汇纂》的最大特点。

从表面看,《故训汇纂》似乎只是对故训抄撮编录,但如果注意到全书注项的编次结构,就会了解《故训汇纂》具有很高的学术性。

《经籍纂诂》对注项的排次,“以本义前列,其引申之义展转相训者次之,名物象数又次之”(《经籍纂诂·凡例》),但是由于当时还缺乏对语义系统的科学认识,也缺乏现代辞书编撰的经验,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成果也积淀不足,所以《经籍纂诂》注项的排列比较凌杂,并没有达到编者的期望。另外,汉语词义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语音的分化,形成一些字形相同,语义相关,语音不同但有明确的对应关系的词,可以称为“同形异音同源词”。但是由于《经籍纂诂》按佩文诗韵排列字头,这些同形异音同源词就因为读音不同,而被排列在不同的位置,难以展示相关注项的语义联系。

《故训汇纂》按单字立目,同一字头,无论有多少读音,都汇聚于同一字目,注项再分别按读音排列在音项下,这种以形统音,以音领义的体例,非常适合展示同形异音同源词。

《故训汇纂》注项的排列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,“本义在前,引申义在后;古义在前,后起义在后;实词义在前,虚词义在后;表示通假、异体或异文的注项列在其他注项之后”(《故训汇纂·凡例》),注项最后还收录复音词,体例显然比《经籍纂诂》完善。注项的这种排列范型,符合现代语言学对于词义系统的观察。音项、注项分别编号,每条另行排次,比起《经籍纂诂》那种双行小字联排的版式,显得版面疏朗,层次分明,脉络贯通,纲举目张,更重要的是,《故训汇纂》对注项的这种布置,充分吸取了现代辞书编纂学研究的成果,其目的是明晰地展现汉字意义的系统性和网络结构。

《故训汇纂》的编者不仅仅是辞书编写人员,更是深有造诣的语言学家,在汉语言学研究方面多有论著,创获颇丰。他们在着手编撰《故训汇纂》之前,已经完成了《汉语大字典》这样的大型语文工具书,积累了丰富的辞书编撰经验,更充分吸取了学术界对汉语历史语义学的研究成果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,编者在《故训汇纂》的编撰过程中才得以穷究故训原貌,探求本末沿袭,按语义学和词汇史的框架随类相从,使零散的材料各有条理,构成有机的整体。“类例分明”,反映了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苦心孤诣。《故训汇纂》是他们学问、才识和经验的结晶,成为质量非常高的学术精品。学者查检《故训汇纂》获得的众多注项,形式上是未经加工的原始形态的故训,结构组织却呈现出经过深度加工的语义系

